

转型时代

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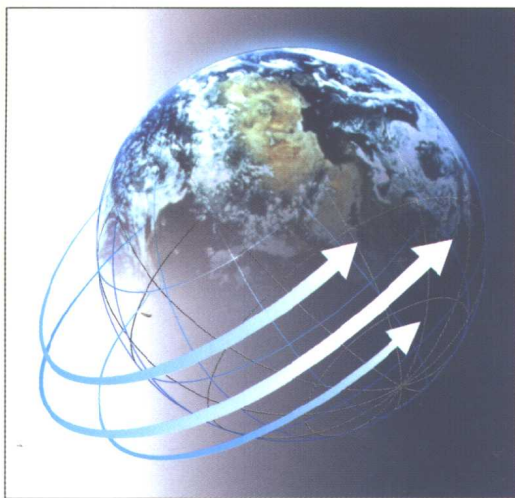
1945-2025

**The Age of Transition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1945-2025**

特伦斯·K. 霍普金斯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等著

吴英 译

庞卓恒 审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转 型 时 代

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

特伦斯·K. 霍普金斯 等著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吴 英 译
庞卓恒 审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1999-1171号

Copyright © 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e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 1996
中文版©200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根据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
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 1996 年版译出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代/(美)霍普金斯等著;吴英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2
ISBN 7-04-010462-8
I. 转… II. ①霍…②吴… III. 资本主义-研究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571 号

转型时代 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
特伦斯·K. 霍普金斯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等著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市鑫鑫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1.125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0 000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否存在危机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剖析了1945—1990年间影响世界体系演化的六个制度变量——国家间体系、世界生产、全球劳动力、人类福利、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和知识结构的周期性变化,描述了全球近半个世纪的演变略图,揭示出转型时代独有的特点,预测了21世纪前25年的发展趋势;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性、资料运用的权威性、高层讨论的国际性,均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本书可供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

特伦斯·K. 霍普金斯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及

约翰·卡斯帕里斯

乔吉·M. 德拉金

萨托西·依克达

理查德·李

谢拉·派利宗

托马斯·瑞弗

杰米·沙德勒

法鲁克·塔巴克

作者简介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宾汉姆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和社会学杰出教授。作为国际社会学协会的主席(1994—1998),他在1993—1995年主持了戈尔本金(Gulbenkin)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开放的社会科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最使他享有盛名的,也许是他关于世界体系的开创性理论研究,尤其是他的3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学术出版社1974,1980,1989)。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和《缺乏思想的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政体出版社1991)。

特伦斯·K.霍普金斯是宾汉姆顿大学社会学(世界历史变迁)研究生计划的创立者和常务主任。他也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到宾汉姆顿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印度大学任教。他是《世界体系分析》的共同作者。

约翰·卡斯帕里斯(John Casparis)是宾汉姆顿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乔吉·M.德拉金(George M. Derlugian)是西北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理查德·李(Richard Lee)是戈尔本金重建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学秘书。其余的作者——萨托西·依克达(Satoshi Ikeda)、谢拉·派利宗(Shela Pelizzon)、托马斯·瑞弗(Thomas Reifer)、杰米·沙德勒(Jamie Sudler)和法鲁克·塔巴克(Faruk Tabak)——都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的研究人员。

前言

我们的时代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呢,还是存在着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经济体,并且终于开始为其最初作出的为了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允诺而偿付代价呢?全球的领导国——美国,已经到达其霸权地位的终结点呢,还是正处于其鼎盛的中年期,而且是否再也没有堪与之相匹敌的真正对手了呢?

本书作者的观点预言了一个混乱无序时代的来临,既激发人们思考,又使人感到沉重。像福山(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样,本书将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与福山不同,霍普金斯(Ternce K. Hopkins)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知道,我们可以忘记历史,但历史不会忘记我们。

布鲁斯·库明斯(Bruce Cumings)

美国西北大学约翰·埃文斯国际历史与政治讲座教授

作者序言

本书是宾汉姆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的轨迹研究工作组的著述。

除了那些作为本书共同作者而辑录的学者外,参与轨迹研究工作组并在本项目过程中撰写了研究论文的还有:法夏德·阿拉吉(Farshad Araghi)、苏姬·海萨德(Shuji Hisaeda)、海克姆(Hakiem)和马高·南库伊(Margo Nankoe)以及乔瑟·A. 莫塔-洛佩斯(José A. Mota Lopes)。在1992年12月,该工作组曾将其中期研究成果呈送给一些学者,这些学者来宾汉姆顿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专家讨论会,包括布鲁斯·库明斯(历史与政治学,西北大学)、大卫·戈伦敦(David Gordon,经济学,社会研究新学院)、奥托·克雷耶(Otto Kreye,斯塔恩伯格研究院,德国)、索尔·门德罗维茨(Saul Mendlowitz,世界秩序模式项目,纽约)、阿勒简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社会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伯特·维德(Robert Wade,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和伯温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centro de estudos sociais,考伊姆巴拉大学,葡萄牙)。他们睿智而令人振奋的评论迫使我们去反思我们的论点,重组我们的叙述结构。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这方面的帮助,但对他们未能从研究方向上指出我们的某些失误以促使我们改正,也表示遗憾。最后,在整个项目执行期间,萨托西·依克达担任了学术秘书,他非常勤勉而且不乏幽默。

该项目由约翰·D. 和凯瑟琳·T. 麦克阿瑟(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基金赞助,作为一个题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 and 对手:地缘政治重新组合的趋势和前景,1500—2025年”的项

目,进行了一半的成果。三个主要研究者是吉奥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特伦斯·K. 霍普金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这一项目的另一半关注于过去不同霸权历史模式的比较及从一个霸权统治向另一个的过渡。我们非常感谢麦克阿瑟基金,尤其感谢肯耐特·本尼迪克特(Kennette Benedict)。他们支持我们的选题,去研究世界体系现存的困境。为了进行这一研究,我们必须从1500 年左右开始论述。

译者序言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转型时代》，是以当代西方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创新研究的新作。该书的中心内容是以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为框架，通过分析影响世界体系变迁的重要相关因素的演化，对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巨变作出评析。同时，作者也就 21 世纪初期世界体系演进的可能趋势作出预测。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它有助于激发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前景预测作出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

为便于读者阅览此书，我们在此先就世界体系理论作些概略性的介绍。

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学术界，而今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派。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沃勒斯坦和他的同事不仅在纽约州立大学设立研究机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出版专门的杂志《评论》；并且，促使其作为一种世界性思潮，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世界体系论的总框架看，它有两个基本的设定：其一，它认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 16 世纪以前形成的世界体系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

帝国、中华帝国。它们并不是以自然的经济互补为主导而形成的超国家“世界性体系”，而是以政治扩张（包括暴力）为手段整合而成。因之，这些“世界性帝国”有单一的政治中心，却没有相应的“世界性经济”。自16世纪起，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所以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孤立地产生；跨国界经济的相互联系，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筑基础。

其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分别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其中心区（又称核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取利润，同时控制着世界体系的金融、贸易市场运转；边缘区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力乃至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则介于二者之间，“代表了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中间点”^①，兼有中心与边缘区的双重特征。由于这个体系的开放性，导致了中心区的不稳定性，历史上已经几度发生中心区的变动。但三个不同地区、三种不同经济角色，却不能缺掉其中任何一个；否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存在。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在于“不等价交换”与“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既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更存在于中心区与边缘区不同地区之间。因之，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始终存在压迫、剥削和不平等；总是经历着由扩张引起的供过于求的“过剩”危机，出现一次次周期性振荡；但它本身又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机制，以致能够在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历程中，渡过一次次危机而得到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探讨的问题很多，沃氏曾归纳了十个方面，但总括起来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世界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文明。

单一的或说是一体的世界经济是世界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也是它的首要特征。除上面已经论及的以外，世界体系论者还把“周期”和“趋向”作为关注的另一重点。沃氏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心长时段社会变化，我们的兴趣主要是较长的周期，即那些平均长为 50—60 年通常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以及更长一些（200—300 年）有时也称之为长周期”。在他看来，劳动分工及由此带来的三个地区划分是“世界体系”经济的“空间表现”，周期和趋向则是它在时间方面的体现。他还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尽管在经济和政治上存在繁荣—平衡稳定—上升—衰退这样周而复始的周期现象，但有三方面却一贯呈增长趋向：一是加入这个体系的经济劳动分工的区域比例，二是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劳动力比例，三是以机器形式出现的资本比例。这三个呈持续增长的趋向，表明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巩固和扩展。

世界体系的第二个特征是“多重国家体系”，这是世界体系的政治层面。沃氏等认为，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独特的产物。这里有三个要点：一是国家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周期性变动，处于不同时期中心区地位的强国总是会出现一个实力最强者，拥有霸权，而这种霸权优势又总是短暂的，会被别的实力更强者所取代，形成一种周期性变动，通常称它为“霸权周期”；二是资本主义以无休止地追逐资本积累为其根本，霸权国家则可运用处于实力鼎盛地位的国家政治机器，为本国的资本在世界市场获取最大利润，提供垄断的政治条件；三是追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目标，这种对霸权地位的角逐掀起一波又一波征战，并在 20 世纪前半期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纵观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演进轨迹，不难看出，它充斥着各国在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的角逐，由此而推进体系的发展，并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自 20 世纪中叶起，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但眼下它也正在走向衰落。现代世界格局由于美国霸权的兴

衰引发出一系列变化。

至于第三个特点,世界文明,沃氏认为,当我们将它看做是不同的世界观、习惯、结构和文化时,我们应将其放在一个历史体系中来分析。自从牛顿力学产生以来,追求“科学”成为文明的象征。这一思潮伴随英国的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扩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在文明层面上的表现。

二

《转型时代》是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主,约请几位学者分别撰写几个篇章,结集成书的。该书系对当今时代世界体系发生的重大变迁作了剖析,并对其未来趋势作了预测。从内容上看,它包含着紧密关联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提出了现实为世人所关注的严肃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否存在着危机?第二部分(即书中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八章),为读者分别剖析了影响世界体系演化的六个制度变量在1945—1990年间的周期性变化,这六个制度变量依次是——国家间体系、世界生产、全球劳动力、人类福利、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以及知识结构。并根据六个制度变量的变化情势描述了全球在近半个世纪的演变略图。第三部分(即书中第九章),是在前八章对1945—1990年的时代演变作历史性剖析的基础上,就21世纪初期25年的发展趋向作出预测。

该书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沃氏曾经讲,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客观性和责任感问题。我不认为存在什么不具有责任感的社会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不可能是客观的”。^①沃氏以及参加撰写本书的学者,正是出于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尊重历史演变客观现实的严谨态度,在本

^① 庞卓恒为《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卷所作的序,见《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页。

书的开篇即揭示道：“90年代，整个世界体系充满着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与思想上的混乱，并普遍存在着社会忧虑”。这并非世纪末惯常的心理，而是反映着更为重要的事实。尽管在1945—1990年这段我们刚经历过的时期中，世界经济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扩张，世界体系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运动，扩及世界体系每个角落的冷战，又最终以对抗者之一的实质性瓦解而告终；但是，承担着促进社会进步、民众享有更大富裕和自由的新的世界秩序，并未能到来。而显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体系变迁的某些特征：全球经济由扩张走向萎缩，即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进入了“B阶段”；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已从盛到衰。这预示着什么呢？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演化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呢？全书就是围绕这样一个严肃的、却又很难确认其发展趋向的问题展开分析。有鉴于这种分析展示出世界体系正处于极度不确定性状态，并使对未来走向的预测出现多种可能，整个世界体系似乎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由此，沃氏等特为该书冠以“转型时代”这样的引人注目的书名。

其二，沃氏以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框架，对近50年体系变迁的研究从方法论上把握了两点，一是要作整体性研究，不为个别突发事件所干扰；二是进行长时段考察，不受一时的走势所左右。

沃氏等认为：“1945—1990年间的岁月只是现代世界体系长期历史演进中最近的一个历史时期”。而现代世界体系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从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包含了一整套序列的制度结构，规制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活动。这些制度变量，被沃氏称之为世界体系的向量。它们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构成部分，又是影响体系演变的重要因素。它们伴随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不断地被重构，相互间“可以区分但无法分离”，“任何一个或它们彼此间发生振荡、障碍或转化，都将影响其他变量”，甚至诱使整个体系发生“危机”。依据这一认识，他们的分析从各个向量的演化切入，进入

到构造体系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不仅对 20 世纪下半叶体系的变迁作出具体描述,而且也触及到了诱发体系变迁的某些根由。

沃氏等还认为,世界体系既然是一种历史进程,那么,它就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说是存在着周期节律与长期趋势。而在 1945—1990 年间,十分巧合的现象是,标志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正好同标志国家体系周期变动的霸权周期相吻合。于是,沃氏等沿着两种周期演变的脉络,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从“A 阶段”向“B 阶段”的演化与霸权兴衰的周期演化双重轨迹展开剖析,从而确认两种周期变动的同步转折时间是在 1967/1973 年。

其三,沃氏等对世界体系近五十年的演化轨迹作出的剖析,是难以令世人心安的认识。依据他们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呈现为停滞与扩张相互交替的过程,并认为停滞先于扩张,并为扩张提供三个要素,即:一为资本集中提供机会;二是停滞过程会出现阶级斗争,由此引发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将会扩大市场需求;三是在边缘区会产生大批低工资工人。但是,当今日益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促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投资环境好、又有政府支持吸纳外资的国家或地区,而大批处于边缘位置的南方国家由于不良的经济或政治环境,面临着低投资的恶性循环境遇。在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相互之间,以及广大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正不可遏制地在加大,导致的全球性需求萎缩并无良策应对。因之,企盼一个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A 段(扩张),来扭转世界经济体系的走势,是不现实的。

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也已成为事实,它的那些规制国际秩序的原则已不再适用。正如沃氏从理论上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国家体系中霸权不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是连续的大国竞争中的一个一个点。因之,国家体系本身并不总是在霸权统治之下,而追逐霸权地位却是各国一致的目标。眼下的国家体系又再一次出现离心倾向。原来被冷战中两极对峙所掩盖的种族仇恨与宗教仇恨复发,矛盾与冲突迭起;美国运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来挽救其

霸权颓势的企图,不时遭到来自三个地区国家的抗争;而它对高技术武器的垄断,带来的效应只能是各国都在努力实现军备的自给,由此造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世界体系的稳定运行遭到了威胁,以致处于极度的不确定性状态。

在文化层面,科学正受到质疑。由于在世界规模上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日趋扩大,对通过科学技术建构美好世界的理念遭到了打击。加之,从世界体系整体观察,经济增长远非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此,科学与进步再也不能随意联系在一起,一切变得模糊起来。所以,可以认为,世界体系演进到今日,已为种种不确定性所困扰。而这种种不确定性乃是外在的表象,它实质反映着整个体系似乎进入了转型时期。

既然世界体系的走势已处于某种转型性质的不确定性之中,那么,它的近期未来走向如何,能否做出某些预测呢?沃氏亲自撰写了“全球发展的可能性”(第九章)。他提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现存的世界体系继续发生作用。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遭到削弱,但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军事实力上仍然保持一定的领先地位。它将不遗余力地在北方诸国寻求新的联盟,以图继续左右世界体系的发展。而欲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克服体系的主要制度变量目前所遭遇的困难。对此,可说是前景莫测。另一种可能性是,发生体系危机或分叉,出现一个混乱时期,其结果亦将是不确定的,或重构一种与以前体系一样的充满等级、不平等和压迫的体系,或可能构建一种相对平等和民主,较为和谐的新体系。

唯物史观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长河中,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及其推动的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由此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的要求。资本主义自萌芽、孕育、诞生至今,已有长达5个世纪之久,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矛盾,作出过各种自我调整。但是,与其俱生的诸如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之痼疾,却并

不能消除。由是，埋下了资本主义必将为一种效率更高、收入分配制度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必然性的基础。沃氏凭借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客观历史的科学尊重，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演化的现实预见到，一种“相对平等和民主、较为和谐的新体系”已经临近，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可能变为历史现实。而对于我们来讲，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希望它将是什么样的？跟踪观察以视其变，因势利导，促使世界体系朝向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转化。

三

从《转型时代》这本书反映的内容及至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明显地透析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学派是将全球视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统一体来考察。因之，这一经济统一体也就必然为几个强权国家，即沃氏所称的核心区诸国（现代西方国家）所“领导”或“左右”。然而，他们忽视了存在于统一体之外的，同资本主义迥异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像拥有全球 1/5 人口的中国，尽管它们目前不再成为另一体系。它们虽也积极参与着资本世界的经济运行、政治运作，但它们有形或无形、正面或侧面施加于世界体系变量的作用力，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有所区别的；因之，程度不同地对现代世界体系演化趋向的影响也就会有所不同。此外，在资本主义世界诸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它们的社会理念、价值追求、建国模式、发展目标与路径等等，都并非整齐划一。因之，施加于世界体系走向的影响自然也不会完全一致。更不用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由于复杂的外部影响的存在，它的各种决策已不得不被迫作出某些适应性调整。一个如此繁杂的世界总结构，最终对现代世界体系演进趋向的作用合力将是什么样的？仅仅从单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视角去观察、去剖析，恐怕难以摆脱客体的局限性，致使得出的认识同客观实际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离。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世界体系理论现时存在的一个缺陷。但是，它毕竟已为我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世界的理论